

參賽類別	☐ 小說組 ☒ 散文組 ☐ 新詩組
作品名稱	外公
許多朋友說最近的我不知道去哪了，不回訊息也不關注任何人的貼文動態，卻還是時不時上傳自己的生活分享，如果要用一句話帶過的話，就是我死了。 現在回看我總覺得一定有哪部分的我在那時候死去了，否則為何無法再體會曾經的喜悅；發生了很多事，多到快記不清了，多到不知道怎麼解釋了，即使想說，話也總是如鯁在喉，就像汽水的泡沫一樣，消失在舌根，刺得我印象深刻。 那天的陽光很熱情，不斷透過燃燒自己來歡迎初到這座城市的我，在這個陌生的地方與陌生的人生活是有些尷尬的，不熟識的人要分享最私密的生活，讓我有點適應不過來；幾天後的夜晚，我抱膝縮在椅子上看著明天健康檢查的注意事項，冷氣凍得我打顫，轉過頭看著輕便衣裝的室友，我默默地穿起外套把自己縮得更緊了點。突然間手機震動，打斷了我的思緒，我看著手機上兩個大大的字寫著媽媽，我滑開螢幕的那刻聲音也劃破這片寧靜，我聽著手機裡那夾雜些許噪音及電子滋滋作響的聲音，滿是哭腔的話語非常模糊，但那句話我聽得無比清楚，話筒裡的聲音說：「怎麼辦，我沒有爸爸了。」我早已不記得那時的情緒該如何形容，冷氣的風再度悄然路過我的指尖，我感覺到指尖是冰涼的，好像沒知覺了，好像有什麼事物從指尖溜走了，我沒有哭，也不敢哭。 我在這座城市時沒有任何一刻讓悲傷溢出，若要讓幾個剛認識不到一個禮拜的人去安慰一個親人離世的人未免也太越界了，所以我偽裝的像間諜一樣，把情緒塞到倉庫角落底層的抽屜裡；我為了盡快搭上回家的列車，連健檢途中都是用跑的，當我抽完血繳交檢查表衝回走廊準備收拾包包的那刻，我的視線突然與包包齊平了，耳旁一聲巨大的聲響吸引眾人的注意，這時我才意識到，啊，跌倒了，我裝作什麼都沒發生的樣子快速收拾包包，站起來那瞬間便開始狂奔，我看著手機裡親友詢問能趕上車嗎的消息，指尖重重的敲下「用命趕就趕得到。」 我坐上計程車後邊看著窗外熟悉的景色邊告訴司機目的地，司機透過後照鏡看了我一眼便沒再說話，我感覺到他腳下的油門深了幾分；從錢包拿出鈔票後遞給司機，關門的聲音夾雜著謝謝不用找，我甚至不確定司機有沒有聽到，一抬頭就瞧見母親與阿姨在門口閒聊，他們叫我先進去上樓，弟弟會帶我去找外公的。 到了二樓先看到的是坐在椅子上折蓮花的父親，昨天還遠在國外工作的父親，我聽到我的腦海中清晰地冒出一句話「嘿，看來你是最不孝的那個。」父親余光撇見我的身影，趕忙招呼弟弟帶我過去上香，我跟在弟弟後面看著他多踩我兩個階梯才與我同高的背影，總感覺才離開幾天小毛頭就成熟許多了；弟弟為我點香的時候我是沒有餘力接過香的，我蹲在那小小的木桌前落淚，這是第一次，弟弟靜靜的拿著香站在一旁待我整理情緒，不知道過了多久，我意識到香似乎快燒完了才趕緊把淚滴畫在掌心後接過香。 上完香，父親找了工作人員說想去看看外公，此時我才知道父親也不過早我幾小時抵達而已，心中堵塞的一塊似乎變小了一點；我們兩人並肩看著外公時我又落淚了，這是第二次，工作人員看了看我，有點遲疑地說在外面等我們便出去了，裡面很冷，外公看起來	

也很冷，但我早就感知不到冷了，應該沒有什麼會比接到電話的那晚還要冷了。

踏出門時眼鏡起了霧，我看著外面艷陽高照，想起了小時候的夏天，外公還在的夏天；我總自以為是地認為外公是最疼我的那個，雖然表面上看不出來，但那是我與外公的默契。

我在外公家後頭的小學讀書，中午放學後媽媽都會帶我到外公家休息片刻，我總是一踏進門就喊著好熱好熱，此時外公會慌慌張張的把冷氣打開，再拿出他事先準備好的糖果飲料給我喝，但外公是不喝飲料的，當然也不吃糖果，我卻總以為外公的喜好和我非常有默契；有一天我隨口跟媽媽說：「我想回家了，這裡都沒有卡通可以看！」過了幾天媽媽拉著我說快去外公家我一定會開心的，一進門迎接我的先是涼爽的空气，再來是外公的一句話：「我裝了第四台了，這樣你就可以在外公家看卡通了」，那時的我沒聽懂，我只忙著挑選想看的卡通頻道；過年的時候外公總會悄悄拉著我去書房給我紅包，並且再三交代我不要告訴其他表姊妹表兄弟們，我還是沒聽懂，當我把紅包拿去給爸爸媽媽保管時便會看到他們態度強硬的要把紅包還給外公，我非常不解地看著其他小孩把紅包收進自己的小背包裡，「為什麼他們可以收起來不用還給外公啊！真不公平！」

我長大的速度很快，但還是追不上外公變老的速度，某天我打開手機看到母親的消息說外公跌倒很嚴重在醫院，要我放學去接弟弟；自那天起外公的身體每況愈下，從走路扶牆到拿著拐杖，到最後他大部分時間只能躺在客廳的沙發上看電視。我印象很深刻，外公躺在沙發上，目光甚至對不上我的眼睛，他緩緩地說道：「外公老了，沒有用了。」外公說話總是帶著很濃的外省口音，不知為何全家只有我聽不太懂外公在說什麼，我隨興地回了外公不會啦不會啦便沒當回事，一直到回家後母親問我是否有聽懂外公在說什麼我才理解那句話，我的腦袋有些發麻。

我準備離開家鄉的前幾天，我最後一次與外公的見面，外公高興的說我很聰明考上大學，要幫我繳學費，他從他的腰包里掏出了五萬塊現金遞給我，母親在一旁不斷拒絕，奈何外公態度堅決，於是我們說好了，那筆錢是外公借給我的，等到我畢業工作後再還給他就好；那天我離開外公家時口袋是塞滿的，被那些外公事先準備好的糖果給塞滿了，他不知道我已經大到不太吃糖了，我的喜好變了，但他對我的愛沒變。

回到樓上，母親問道我們剛剛去了哪裡，父親答去看了眼外公，我坐在弟弟對面生硬的折著桌上的紙，當我好不容易快折完時弟弟平淡的說我折錯邊了，我尷尬的說怎麼不早點講啊，趕緊用指尖把皺掉的紙撫平後再次嘗試。

往後幾週我十分忙碌，不停在新城市與家鄉間穿梭，我彷彿忘記如何落淚一樣，新城市不是讓我能安心發洩情緒的地方，而家鄉也沒有空檔能讓我肆意妄為，我像一個空虛的殼；那天我恰巧摸到外套口袋裡的糖，我一邊想著「哇，這件外套該洗了。」一邊把糖紙撕開，糖果融化的瞬間好像汽車加了油，我感覺我的心是暖的。

告別式前夜大家都聚在外公家做最後收尾，我屈膝坐在椅子上腳跟踩著椅子邊緣，手上折紙的動作變得十分熟練，我聽著耳邊其他人收拾外公房間的閒聊聲，我聽見母親納悶為何外公的衣服褲子少了這麼多，我突然想起前陣子母親和我分享外公突然精神很好的收拾他的衣櫥，我頭也不抬的說：「他知道他要走了吧，他連走了都要先把沒用的東西整理掉。」我聽到房間裡的聲音變小了，隨後便是母親的笑聲道不愧是職業軍人，連這種事情都不願麻煩我們。

隔天起了個大早，匆忙扒拉幾口早餐我和弟弟便去忙了，我跟弟弟說外公高齡離世是喜喪，沒什麼好哭的，弟弟應了句我知道，我也不知道他到底聽沒聽懂；然而大話誰都能說，當天哭最慘的非我莫屬，這是第三次，司儀遞話筒到我面前要我對外公說點什麼，但我早已哭到不能呼吸，更不用提說話了，我抬眼看向司儀，視線模糊到我甚至無法分清話筒與司儀，我聽到我的哭聲透過話筒傳到整個會場，我暗自埋怨到遞話筒給我是要什麼節目效果嗎，索性直接放聲大哭了起來，司儀見狀趕忙收回話筒，繼續用哭腔講著那些感性的內容。

送走外公前有個最後一面的環節，不能落淚也不能回頭，我看著外公和他周圍那些折紙作品，哭完之後的我感覺渾身發熱，我摸著我的指尖想著怎會如此冰冷，卻也早已見怪不怪了，我看著周圍大家安靜的站著不知在對外公說些什麼，我只與他說了一句話便轉身離開了，外頭的工作人員準備了面紙遞給我，我抬手接過後擦了擦那發麻的眼眶，沒有感覺。

我回到新城市後發覺兩週後便是期中考了，我抱膝縮在椅子上看著電腦螢幕上的課程簡報，冷氣經過我的身邊，我轉過頭看著穿上外套的室友，到嘴邊的那句不覺得有點熱嗎在寂靜的海洋中溶化；我從手邊一疊書中翻出一張護貝過的照片，那是小時候的我與外公的合照，被外公單獨打印出來放在電視上方，那天整理外公家時我只帶走了它，同時我也留意到上面只有我是單獨合照，仔細端詳照片時我餘光瞧見膝蓋上那尚未退去的瘀青，用指尖輕輕的揉了揉，仍有些疼痛。

冷風對著我的指尖吹了口氣，我看著外公對他說了句悄悄話：「不是約好了等我畢業要還你錢嗎，你怎麼毀約了。」